

新小說

學究新談

商務印書館
印行

商務印書館

出版

最近

新譯小說

歐美名家小說 蟹蓮郡主傳

二冊 定價九角

書敘十八世紀法國革命黨謀刺攝政之事。革黨黨員某，於王有不反兵之仇。而於蟹蓮郡主有嚮臂之好。即受黨魁派遣之刺客也。蟹蓮郡主者，攝政王外婦之私生女。自幼寄居尼庵。初不自知爲貴冑者也。而蟹蓮郡主之母，即刺客之兄之情人。彼侮於攝政王者也。事迹參互錯綜。文字深入顯出。又得譯者以史乘之筆行之。倍覺出色。

林譯

西班牙宮闈瑣語

一冊 二角

書爲西班牙郡主歐里亞所撰。蓋自敘其一身小史者。二十年前。西班牙國家多故。自專制立憲。立憲而共和。共而君主。政界風雲。白衣狗。革命之際。皇族流離。以與法國貴族有姻婭。避亂巴黎。求庇他人宇下。直今王亞方朔即位。始得重觀故山河。郡主亞方朔之妹也。以辛苦艱難備嘗之故。因富有平等自由思想。所敘宮庭中繁文縟節。雅有皮裏陽秋。歐里亞者，亦吾國德琳郡主之流亞也。

學究新談卷上

著者 吳 蒙

第一回

廢時文茶樓圖恢復

媚高足草稿儘恭維

酸態唆毫。腐情弄墨。年年客館蕭條。幾度維新。頭巾依舊難拋。聯翩三五青春侶。捧西書勸效時髦。儘孤他獨立精神。平等風潮。而今科學初開悟。惜普通未得。壓制徒勞。舊學商量。何堪貽誤兒曹。從前鑄錯。嗟無及。況錯中。又錯堪嘲。願諸君甯爾神經。聽我嘮叨。

調寄高陽臺

看官。這首詞是什麼人填的呢。原來是一位老先生悔過有感而作的。這老先生姓夏。字仰西。名時中。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氏。自從十八歲上院試第一名入學。一氣趕了十三科鄉試。倒堂備過七次。三回額滿見遺。雖然驅不得舉人。杭州城裏那箇不知道他是位時文好手。爭聘了去教子弟讀書。他脩金也并不多要。但不到三百塊洋錢一年。那館是不就的。如是者混了三十多年。沒有脫館。只是他的火性極大。碰著學生背書。要是錯了一箇字。定然打下戒尺。幸虧到後來名望大了。教的盡

是十八九歲的大學生。用不著背誦那四書五經。只講幾篇小題。拆字訣。搭截大觀。依著那三六九的文期。批批課卷便了。因此倒放鬆了學生許多。師生覺得浹洽起來。一天正在館中批課卷時。來了他的第一位知己朋友。姓殷名景輅。表字咄空。也是一位名秀才。在杭州城裏處著美館。當下仰西見他進來。連忙將學生課卷。向書包布底下一掩。起身讓坐。咄空滿面怒容。半晌喘定。方說道。老弟。你倒還從容自在的。在這裏批課卷麼。如今天翻地覆。連八股都要廢了。一句話。把仰西說得涼了半截。身體正待問箇緣故。轉念一想。道。這事不好。要被學生聽明白了。連今年的館。就。不。下。去。不如拉他到茶館裏去說罷。主意想定。便道。咄哥。你休得大驚小怪。我們出去喫茶罷。咄空會意。仰西又囑咐了學生幾句話。兩人同到城隍山上。四景園茶館裏。泡茶坐下。恰好是午飯後。靜悄悄沒有多人。仰西湊近問咄空道。怎麼朝廷要廢八股。我全然不知道。請咄哥備細說來。還有什麼法想沒有。咄空道。呀。你原來還在夢中說罷。袖中取出一卷新聞紙。在茶檯上一放。道。你去看罷。我也懶得細說。仰西

把那新聞紙看時。原來訂成一小本。都是近半月中間的事。看來。去找不到廢八股。的實據。只有一位趙侍讀的條陳。帶著說及。還有李撫臺的奏摺內。說到要廢八股的話。又有多少考試的法子。奏摺太長了。還沒登完。仰西足足把這報看了半箇時辰。方纔放下。慢慢說道。看這報上。廢八股的話。并沒見上諭。只怕未必定准。咄空道。我聽見敝東說的。敝東的胞兄。現在京裏當御史。他有信回來。說是那趙侍讀說動了當今。要大大的變法。還有改服色的那些條陳。入股是一定要廢的。你道這人豈不是油蒙了心。要曉得入股是代聖賢立言於世道人心。極有關係的。如今一旦廢掉。世道人心。就從此不可問了。你道我這句話錯不錯。仰西道。話是不錯。我的愚見也管不了國家的大事。愁的是我們所靠那勞什子的起承轉合。又是什麼語半神。全這些訣竅。混日子。真箇廢掉了。可不是頑的。哼。咄哥。只怕你館地先不牢靠。爲什麼呢。貴東是位鄉紳。京裏的信息也靈。要真變了法。他還肯出這樣重的束脩。請你嗎。咄空聽了著急道。那倒不然。敝東得了信息後。合我談起來。也覺不平。說那怕。

不用八股我的小孩子是一定要教他學作八股的學好了各種文章都會做因此我曉得他仍舊須請我教讀老弟你的貴東如何仰西道那是更不妨事他是箇生意人不懂得什麼隨便哄過去便了只是我想貴東的令兄既在京中當御史我聽說御史是可以上得本章的貴東那樣看重八股定然合我們同志你我爲什麼不約幾位同學中人上箇公呈請他令兄奏上一本恢復這八股呢咄空聽了大喜道到底老弟有主意人家都說我們二人一時瑜亮其實我那裏及得來你事不宜遲我一面去探探敝東口氣你就去約幾位學中朋友明兒午飯後仍在這裏聚會話未說完堂倌來問道酥油餅做幾箇仰西回他道纔喫飯不喫看看日已斜西咄空道我們回館去罷明兒再談做勢要摸錢會東仰西搶著道茶東是我的當下會鈔下山各散次日仰西約了一班學中秀才在四景園坐了半日不見咄空來到大家商量不出主意只作罷論後來遇著咄空問起原由纔曉得他東家勸他不必多事故而沒來這年趙侍讀壞了官國家仍用八股取士仰西穩坐皋比享了兩年多太

平之福。誰知廢八股的話。既開了端。總要做到的。恰值北方的亂事鬧過。有些維新的豪傑。當時幾道本章奏上去。生生把八股廢掉。改爲論策經義。小試也不用八股。那時仰西的學生。搭截題做得極有工夫。不但釣渡綰自然。而且很有書卷數。佐仰西批他的文章。總是什麼融洽分明。有書有筆。試帖詩也做得很好。能夠不黏不脫。正待來春應考。一般學著先生。搶箇泮元回來。文章是有定價的。同輩中那箇不拜服他。臘月二十日。放了年館。偶然到朋友家裏閒談。偏偏那朋友是箇藩房書吏的兒子。也係在庠。合他談起道。明年宗師考試。改了經義策論了。你應該抱抱佛腳。纔是仰西的學生不信。他把他父親抄錄下的公事給他看。仰西的學生細讀一遍。就如一盆冷水澆在背上。匆匆辭別回家。告知他母親道。先生是白請的工夫。是白用的。夏先生教我做八股。如今是考策論經義。我如何做得來。真是被先生誤了一世。這纔冤枉哩。他母親安慰他道。我兒不須著急。明兒去請先生來問問。他有什麼法子。趕緊用起功來。你有了底子的人。怕什麼。只怕泮元還逃不到那裏去。說得仰西

的學生略略放寬了心。便立刻叫人去請夏先生。再說那仰西解館回家。就有許多店債。要去料理。幸而他一季的束脩多。尙夠開銷。因思省得他們上門來討。揀幾處要緊的店債。親自去合他結算結算。這天算帳回家。跑了一頭的汗。肚裏很餓。想叫人去沖壺開水來泡飯喫。跨進大門。忽見館中伺候的阿三。坐在堂屋的門檻上。合他五歲的兒子吵著頑哩。心中好生詫異。暗道。莫非他送年禮來的嗎。不免叫聲阿三。你來什麼事。阿三見師爺回家。點起來稟道。我們少爺請師爺過去。有要緊事商量。我已在這裏等了多時。恐怕少爺性急。請師爺就去罷。仰西道。這又奇了。你們少爺要用功。我已經出下了幾箇題目。纔只兩天。諒來還不會做好一篇。有什麼事。這般著急。阿三道。我也不曉得。只說是爲考的事哩。仰西聽說考的事。心上發毛。暗道。不好。前天彷彿聽人謠傳。明年小試改了策論。莫非被他知道了。來請教我嗎。果然如此。這館是處不成了。轉念一想。道。這學生不甚出外交朋友。沒什麼地方聽這般謠言。只怕他自己覺得。忤元靠不住。要。想。我。代。愴。果。然。如。此。到。要。不。難。也。多。弄。

幾文想罷。叫阿三先去。自己隨後就到。那知道這阿三是畫一字的朋友。定要跟師爺同去。仰西無法。連水泡飯都沒工夫喫。鑽入自己房間裏。換了件羽緞面子的鰲貓皮馬褂出來。阿三跟在後面。到得館中。他學生候久。很不耐煩。這時方見先生到來。不免性急些。出言頂撞道。先生我上了你的當了。仰西愕然道。你上我什麼當。他道。現在小試一體改爲策論經義。先生你教我做那牢什子的搭截題。虛冒題。全偏題。偏全題。費了許多年心血。到得如今。一些用不著。人家書房裏讀的是什麼占文。文選。還看見我一表兄的館裏。有什麼綱鑑易知錄呢。據他說。多是做策論的料子。少見你先生一部書也不准我看。那天我讀讀阿房宮賦。還說我愛讀淫詞。荒了。正經功課。今天時文。明天試帖。弄得我腹內空空。一件故事也不知道。如今時文試帖用不著了。只好留在肚裏作骨董。那些大大小小的時文本子。都是燒坯。先生你要好好的教我做策論經義的法子纔是呢。仰西聽他這一片頂撞的話。氣得面孔鐵青。道。你這人真是冒失。如今廢八股的話。還未見明文。你那裏去聽了謠言。倒來侮

慢師長。他學生道。啊。上頭的文書已經下來了。我在賈禮房的兒子那裏看見的。先生還說沒見明文。除非到了場裏。題紙下來。是箇什麼策論。那時一句做不出。交了白卷。這纔算見明文嗎。仰西道。我始終不信這事。須待告示貼出。方能定准。那藩房的話。如何靠得住。還有一說。即使改策論。你也當他入股做便了。記得我那年考經古的一場。題目是名實論。我把秦際唐先生的先名實者爲人也。四句題文。改動改動。抄上去交卷。一般取了闔屬第七名。策論有何難處。老實告訴你罷。會做了。時文沒有一樣做不來的。他學生聽見時文裏面有這些好處。心上倒有點活動。本來就很佩服這位夏先生的。總怪自己不好。出言不遜。原意請他來是商量的。如今弄成鬬口的樣子。實覺不安。就連忙陪笑改口道。先生說的甚是。學生功名心熱。一時說話不知輕重。還望先生恕罪。究竟時文好通策論的道理在那裏。學生所讀的幾篇。只覺著落了纖巧路數。恐怕還不對哩。仰西道。我呢。也不來怪你冒犯。我們到底好幾年的師生了。況且你爲的是功名大事。總算是要好的。只是以後說話。總要從

容些。程夫子的四箴上說得好。道是發、禁、躁、妄。你正犯了這躁、妄的毛病。你依了我的話。是不給當你上的。我家裏有大題匯海。裏面選的盡是大題文章。還有一部史論大全。一部空策從新。一部經義淵海。待我一總交給你。你自己去看。那策論經義呢。容易懂。用不著講。只那一部大題文。須揀幾篇出來講。懂得法子。也就有用處了。有你這般聰明的筆。下還怕搶不到。泮元回來嗎。況且初改策論。人家合我們一樣。怕什麼呢。他學生經夏先生這般一說。放寬了心。膽壯起來。立刻就要叫阿三跟著先生去取書。仰西道。且慢。我這書還是去年八月裏在場中用了。不曾檢過。等我明天起箇早。檢好了。飯後叫阿三來取罷。那學生只得答應。當下仰西看看沒事。便也回家。次日果然把書檢齊。阿三來取去。自此他學生安心用功。不被人言所惑。光陰易過。又屆新春。仰西揀定日子開學。看看縣試場期逼近。只得出箇論題。叫他學生試做。自己於古文一道。覺得工夫很淺。現在要替學生批改策論。說不得。翻出幾部文章軌範。古文析義來。揣摩揣摩。幾篇高古的。雖然懂得一半。却看不出他好處。

來。幸喜學生聰明。初做策論。就知道化整爲散的法子。等到他進了縣試頭場。仰西捏著一把汗。自己在考篷外打聽題目。頭排童生出來。纔知道是管仲論。仰西暗喜道。這題目倒還容易。記得我在丁守存的課孫草上。替他講過管仲二字的。那篇文章題係器小章的。倒還用得著哩。正在獨自尋思。阿三來了。問道。師爺。我們少爺出來沒有。仰西道。早哩。他是要摹元的那肯早出來嗎。你只每次放牌時來候他便了。據我看。只怕要到天亮哩。阿三唯唯去了。仰西看那些童生散完。並沒有自己的舊學生在裏面。也就回館歇息。三更左近醒來。外面有人打門。聽得廚子聲音去問那箇。一會兒廳上燈籠照耀。果然學生回來了。仰西踱到廳上道。你這時倒已出來了嗎。做得這般快。文章定然得意。案元是你的了。快些拿草稿來給我看看。那學生滿腔得意。懷中摸出草稿呈上。仰西戴上初花眼鏡。湊近燈籠看時。本來草稿也糊塗些。再且句子很長。一時看不出他的意思。不好批評。怕折了他的銳氣。心上却不以爲然。那學生見先生不則聲。覺得他定是看不合式。只得說道。學生在場裏遇著一

位同號帶的古文觀止。倒碰巧一篇對題文。學生就拿來改動改動。鈔上去的。要能像先生那回考經古的樣子就好了。也不指望第一名的案元。仰西聽他說出來。歷再把他的草稿從頭仔細一看。原來第一句就是彼管仲者何以死哉。心下躊躇道。這文章起勢倒很突兀。只是開首就用了箇死字。未免叫閱卷的人有些礙眼。那學生聽了道。這便如何是好。仰西道。不妨。場中莫論文。我說礙眼。他倒合式也未可知。那學生道。我用的是古文觀止上面成句。仰西忽然記得道。不錯。這是蘇文上的。你運古入化。一定可以掄元。這麼說來。用的死字也不妨的。橫豎不是你杜撰的句子。學生欣然得意。進去安寢。不知考連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遭擲地激惱老迂儒

效懷沙喜逢闊總教

却說夏仰西的學生縣考出場。滿擬取箇案元。光光臉面。誰知案發出來。取在扛榜上。一名氣得幾乎要死。不怪自己沒工夫。倒恨先生教法不好。從此仰西的館就難處起來。師生之間。時常鬧些意見。他那學生的本事。如何進得學。自然學院接臨一

般沒取上。仰西是送考接考。勤勤懇懇。照應他。無奈他早存了意見。不願意從這位背時的先生了。好容易挨倒年底放學。總算不曾鬧什麼大笑話。然而仰西受的冷言冷語。已經數了。自己知道難作不興。脫了這館。不比從前還有別家聘請的。說不得老着面皮。託了一位親戚。走內線。向那位東家太太說項。豈知館事不聯。正是學生在裏頭作祟。女東家決意不請他的。如何拗得轉來。只得罷了。次年。看看人家依然開館。受那東家學生的供奉。還有人來請他陪先生喫開學酒。只他冷冷清清的閒坐起來。打聽得殷咄空這年也失了館。左右閒著沒事。便去探望咄空。意思結箇牢騷的知己。當下到了殷宅。咄空却早收了幾箇蒙童。開門授徒。哩。仰西打門進去。咄空正在那裏替學生背書。見他進來。只得起身讓坐。仰西見他小小的一間書房裏。倒擺着五張半桌。打橫坐了十來箇學生。高高矮矮。在那裏擠眉弄眼。咄空大聲吆喝。催他們快讀。一會兒十箇學生一齊直着喉嚨。漲紅了臉。高聲和喊。冤枉一般的喊起書來。震得人耳聾頭漲。那裏還能談天。仰西坐不住身子。只得告辭回家。他

娘子親自開門。迎面說道。家裏飯米都沒有了。你倒自在。還在外面閒逛。隆昌米店裏去賒他五升米來。且喫起來再說。仰西沒法。只得趲到前街隆昌米店。可巧掌櫃的在那櫃臺裏算帳。仰西不由的卑躬屈節。向他致禮。那掌櫃的愛理不理。慢慢的說聲請坐。只是不住手的打那算盤。仰西坐了半晌。忍不住問道。如今米價公道些了麼。那掌櫃的道。頭號白米五元二角一擔。次些的倒只要四元八。末等是四元三。夏先生要羅麼。仰西道。我要想賒一斗。節下還錢。那掌櫃的道。不要說起。去年人家欠的帳收不下。弄得小店本錢短少。出二分利。借了一千塊錢。把這店撐持下來的。現在一概停止帳目。現錢交易。夏先生不信。看看牆上貼的行規便曉得了。論理。夏先生來賒米。是不好駁回的。帳也還得爽利。不比別家拖拖欠欠。總收不着全數。仰西趕忙接著道。掌櫃的說得是。我節下定准還錢。那掌櫃的被他說得不好意思道。實係我們齊了行。賒米要罰戲的。夏先生分上。先拿二三升米去喫起來罷。有錢再羅便了。仰西沒法。只得說聲多謝。那掌櫃的叫夥計把次號的米。用粗紙包了二升。

交給仰西。自去做買賣。仰西得了這米。回到家裏。胡亂煮些粥喫。看看衣服也要當光了。柴米更自艱難。他娘子天天合他噪聒。仰西被逼不過。忽然想出一箇主意。暗道。我有一部時文稿子。外間都沒得刻本。從前好些學生向我借讀。我始終沒借出去。現在事情急了。說不得姑從割愛罷。但是要賣這稿子。也須找箇學生替我去兜主顧呀。有了。還是周楣生這學生。倒老實些。託他代我張羅張羅。想定主意。在那破書箱裏。找出這稿子來。原來都是念年前翰苑名公的會課舊作。上面濃圈密點。異常奪目。且把來細細展玩。看到那精警的句子。不由的高聲朗誦起來。手兒畫圈。頭兒擺動。幾乎忘記了肚裏餓。身上冷。還是他娘子叫他喫粥。沒法把這稿子放下。粥後又去把來細玩。實在不忍賣去。然而衣食要緊。只得袖了這稿子。蹣跚到周楣生書房。合他商量一番。那周楣生如今早已改做策論。很有些門徑。又且跟人家學算法。那加減乘除。已經學會了一半。但他倒很有良心。看見這位舊時從過的夏先生。窮到這般田地。連心愛的文章稿子。都肯拿出來賣。雖然知道沒主顧。也只得替他出。

點力試試看。當下接了這箇稿子。不免開言道。先生如今時文稿子是没人要的了。好在先生的學生多。總有點師弟之情。待門生出去說說看。或者能得幾文。也未可知。仰西道。哎。我這稿子。好容易覓得來的。從前當他至寶。輕易不肯拿出來給人看。目下飢寒難當。只得拚著他賣來度命。要沒有五塊洋錢。是斷然不賣的。你是我的愛徒。也就則你懂得時文的三昧。你且把這文章細細看看。那一篇不是敲金戛玉的麼。楣生微微一笑道。先生的話。那有錯處。門生遵命而行便了。賣得出更好。賣不出。原稿送還。再不至失落的。仰西聽了這話。這纔放心回去。過了十日。不見回音。忍不住又到楣生書房。問其所以。楣生道。先生這稿子。大家說是燒坯。再沒得人要買。門生爲了這事。已跑了三天。人家都把來擲在地下道。中國總爲了這箇半什子。弱到這般地位。好容易廢掉了。我們正當歡喜。立誓不要合這宗東西見面。你也要算文明種子。如何倒拿出這渾臭的八股稿子來。倒貼我五千塊錢也不要。虧你還討價五元。真正不要臉。他們這般寫法。弄得門生不好意思。況且不便說是先生的